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OPERA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

# 说 谭鑫培

京剧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说

谭鑫培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谭鑫培 /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0. 12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 京剧卷)

ISBN 978-7-104-03339-4

I. ①说… II. ①中… III. ①谭鑫培 (1847~1917)  
—表演艺术—艺术评论—文集 IV. ①J82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9558号

## 说 谭鑫培

策 划: 李鸣春

责任编辑: 左灿丽

书籍设计: 正是设计

责任印刷: 冯志强

---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 樊国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http://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

印 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94千

版 次: 2010年12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3339-4

定 价: 36.00元 (软精装)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 出版前言

说  
谭鑫培  
Talk About Tan Xinpai

1990年，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京剧艺术，文化部举行了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盛大演出活动。各地京剧院团纷纷进京献艺，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首都戏曲舞台上可谓名角荟萃、流派纷呈、争奇斗艳、蔚为大观。值此之际，中国戏剧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戏曲流派艺术研究丛书”，旨在对京剧流派表演艺术进行评价和总结。正如丛书的出版前言所说：“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历史培育了艺术流派，反之，艺术流派的竞芳争妍和春华秋实，又丰富和充实了戏曲艺术的宝库。因此，从各种各类艺术流派的研究入手，将会是继承戏曲的传统艺术经验，总结表演艺术体系，探索戏曲美学的有效途径之一。”

正基于以上宗旨，中国戏剧出版社推出了谭鑫培、杨小楼、马连良、余叔岩、周信芳、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侯喜瑞、裘盛荣、萧长华等人的艺术评论集。今天看来，这套评论集的价值在于：1.选择的评论对象都是彪炳史册、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具有流派代表性。2.评论者均为表演艺术家或评论大家。对于评论对象，他们或亲眼目睹其表演，或亲身参与过合作，或亲耳聆听过其艺术教诲。所以，书中所涉事实均为第一手资料。述，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评，能抓住对象之神韵；论，则行家里手、语中肯綮。因而其史料与学术价值得到了业内人士与戏曲爱好者的认可。

二十年过去了，该套丛书早已在市场上脱销，却仍有很多人询问、查找。为满足读者的需要，我

们决定将这套丛书再行出版，并纳入我社“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戏曲艺术大系”中。但此次出版，绝非简单的照抄、重印，而是在“中国戏曲艺术大系”整体编辑思路的观照下，对原有丛书做重新的修订与设计：1.在体例上，以“说”为新版丛书的风格、定位，以生平事迹、艺术评价、逸闻轶事等板块对文章重新分类、组合；2.在内容上，顺应当下读者的接受需求，删去原丛书带有明显时代局限性的文章，补充了一些具有新材料、新观点的评论文章；3.在形式上，对开本、封面、版式做重新设计，使其更富现代感，力争给读者带来赏心悦目的阅读体验。

这套丛书，只是我们“中国戏曲艺术大系·剧人部·评论篇”的首批出版计划，今后还会陆续推出其他表演艺术家的评论专集。在此，诚恳地希望这套以全新面貌以飨读者的系列丛书，继续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教与喜爱。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编委会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

2010年10月

# 说 谭鑫培

出版前言

## 壹

谭氏生平

谭鑫培传略

谭鑫培专记

谭叫天之一生

谭鑫培的艺术生平

京剧艺术大师谭鑫培



001

张次溪

003

刘守鹤

006

小织帘馆主

019

宋学琦

022

白吉庵

040

## 贰

谭派艺术

谭派艺术溯源

谭鑫培表演艺术概说

谭鑫培舞台艺术浅谈

京剧老生流派综说

045

谭元寿口述

刘连群整理

047

陈彦衡

053

张肖伦编

072

吴小如

078

## 叁 谭腔新声

091

说谭

谭鑫培之演唱

谭剧演唱之精微

谭鑫培的唱

述研究谭调之心得

谭鑫培的革旧创新

谭鑫培对唱腔的革新

一脉相承三代风流

——简谈谭鑫培、余叔岩、杨宝森的唱腔特点

陈彦衡

093

燕山小隐

097

张肖伦

099

李名正

李卓敏

108

徐慕云

111

徐兰沅

114

徐慕云

117

钱唐

121

## 肆

### 谭剧漫议

125

谭派戏路之变迁

谭鑫培演戏之特点

谭戏之艺术特点

谭鑫培『当锏』不同之点

谭鑫培之《碰碑》、《哭灵》

记谭英秀演《南阳关》

谭大王《举鼎》

谭鑫培之《空城计》

京剧的生命在于创新

——从谭鑫培改革《失·空·斩》谈起

松声

127

侠公

130

刘菊禅

132

瘦庐

138

剑云

139

吴厂

143

言菊朋

144

小隐

145

钱唐

147



# 说 谭鑫培

## 伍

谭门流芳

谈谭派

老谭五大高足

谭派几大须生中之余、王

谭派几大须生中之言、谭

红豆馆主宗谭剧之唱法

须生三派之后继伶人

陈彦衡与谭鑫培

记与谭鑫培合作的鼓师

151

肖伦

153

侠公

155

张非禅

157

冷月

160

燕山小隐

162

金晓岚

164

汉阁凌霄

166

宋学琦

173

## 陆

遗闻轶事

谈谈谭叫天

谭鑫培杂忆

谭鑫培内廷供奉追忆

谭鑫培升平署承值杂记

京剧生旦两革命家

——谭鑫培与王瑶卿

181

齐如山

183

张肖伦编

194

于冷华

198

刘菊禅

211

笔歌墨舞斋主

214



与谭鑫培合演《四郎探母》

谭鑫培南来沪上演之回溯

谭鑫培偷学《镇潭州》

谭鑫培奖掖后进

许德义演《铁笼山》曾得老谭亲授

谭鑫培虚心求教

谭鑫培虚心之一般

谭鑫培台上应变趣闻

谭鑫培冷语谑名伶

临场抓词

谭鑫培拒演『劝进』戏

谭氏寿终记

话说谭鑫培之死

### 附录

谭鑫培艺术年表

谭鑫培家系表

谭鑫培研究书目简表

出版后记

243

梅兰芳 216

周剑云 219

佚名 222

祁景颐 223

佚名 225

芝荪 227

刘菊禅 229

蛭叟 231

海上漱石生 232

刘菊禅 233

长风 235

刘菊禅 237

郭丰润 239

宋学琦 245

佚名 275

佚名 277

壹

谭氏生平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OPERA



# 谭鑫培传略

张次溪

清一代伶官传中以才艺称者，程长庚、谭鑫培而已。长庚歿，鑫培继起，创新声名著天下。学者咸谓其腔调幽雅，集诸家之大成，自成一派，模仿者大有人焉，共称之为：谭派。退之所云：“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于鑫培又岂不然？故誉之者虽多，而诋之者亦如之。是非得失，真难论矣！”然就鑫培之才艺行懿，卓卓有可传者。吾今为人传之。

传曰：谭鑫培谱名金福，湖北江夏人；其父志道，喜蓄叫天鸟，人以故呼曰“叫天”。鑫培因其父有叫天名，而彼之奏曲也声若鸣钟，余音绕梁，遂以“小叫天”为名。其得名盖以音能叫天也。鑫培既有声，皇宫知而召之为内廷供奉。西太后爱其艺术，宠之甚笃，赐黄马褂，赏食六品俸，为历来伶官未有之荣。当其隶三庆班学须生兼武生时，艺术已臻化境，惟老宿多存，能以真才识人者绝少。时值长庚掌班，不许其演须生戏，经其父兄力请，始令演《战北原》。此长庚不演之剧。鑫培演之，四座惊起，叹曰：“奇才！”盖其于须生戏别具风神，此天赋，非人力也。长庚固以须生著者，其不令鑫培演须生剧非无因也，然鑫培演剧别有会心、独辟蹊径、不依人门户。师师长庚如神明，终其生未尝有他言，其敬师如此。或谓，长庚暮年语人曰：“吾死，



鑫培必享大名，惜音甘且偏柔靡。柔靡之音亡国之音也，黄钟大吕恐自此绝响，国亡怪作鑫培其人欤！”此等传闻虽不足信，然长庚已视鑫培为可畏才矣。

同、咸之际，二黄流入京师，长庚首起倡之，而鑫培复能研究得诸家之精窍，故其成就非他人所能及。鑫培性温和、寡言笑，其演剧如诗家韦储之境，无李杜浑厚之致；复如文家欧阳修之阴柔，无韩愈之阳刚也。鑫培少习须生，中年音暗改学武生，音复仍演须生戏。唱功以神韵胜，念字至正，且于叠韵双声皆有心得，是不可以艺术家论也，故士大夫咸乐与之游。

清际内廷重视戏剧，王公贝勒群学以承欢。鑫培于戏剧既负盛名，乃往叩益。鑫培不悦，尝慨然曰：国方多难，不思为国计，汲汲于此，社稷殆矣。诸王公误君，吾又安忍助纣为虐。亡国欺君，罪莫大焉！诸王公恶之，几遭难，鑫培弗顾也。

鑫培少议婚侯氏，侯氏亦同业。初谭氏殷富，故定聘焉。及鑫培音暗，家运益衰，侯氏悔前约。鑫培父侦知大愤，召鑫培而告之曰：侯氏悔婚，将奈何？鑫培曰：听之而已。继思侯氏所为背乎理，欺人过甚。星夜步行数百里抵津，投刺谒侯氏。未及语，侯女出，正色曰：我字谭氏，父母之初意也。女子字一人，今生为谭氏妇，死为谭氏鬼。父母悔婚于义实背，吾今从君去，事乃已。或讥鑫培为一女子奔驰数百里，宁不令人窃笑？鑫培正襟曰：大丈夫不患无妻，侯氏背义，辱吾谭门深矣。吾行吾志，人言不足动我。

至京，家更堕落。不得已出京搭班，以谋衣食，又不遇。赴丰润为史姓护勇，武术因之益精，故演卖马之舞钶、石秀之舞刀，神采奕奕如生，实基于此。

鑫培虽非儒者，然其言其行，则有儒者所不能言而鑫培言之、儒者所不能行而鑫培行之。有子八人，皆伶业。或谓鑫培曰，多子富贵矣！富贵本无常，须有能守之者以守之。守之之道，惟使子孙有所发展。发展之法，惟学文章与考试为贵官。鑫培笑曰：无怪国之穷且弱也！既富且贵其私心安有涯哉？国之亡即在此矣。伶固微业，得其道焉虽诘谏讽笑天子无能危之。盖伶官与文士皆泄孤愤于悲歌慷慨之中。伶之声、士之文，其为不平之鸣也！荆轲、高渐离歌哭燕市，古今同慨。富贵非所期。但望他日儿孙辈言行不背乎道，为伶父又安足羞？庚子国变后，白宫回銮。西后素善之，复召入宫，排日演剧，赐赉甚丰。吾师癸公有诗云：“贺老登台万口瘖，霓裳旧谱已重寻。内家排日传呼进，口敕频闻有赐金。”狄楚青世丈亦有

句云：“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盖纪实也。

革命后新派分子多主废旧剧，海上风气渐入北平，伶业为之不振，独鑫培登场，辄复座为之满，其受社会欢迎又如此。当国会初开，众议举田际云为议员，以其与革命有历史关系。项城闻之不悦，谓人曰：田伶为议员，我当以总统让之鑫培。此虽笑语，亦足见其资望矣。项城五十寿，那相琴轩约鑫培奏曲庆祝。项城适在礼堂独坐，琴轩在三排席上，见鑫培登场，乃离席拉项城至。鑫培出时，琴轩起向鑫培拱手。项城睹状，为之改容。座客亦诧，明日九城传遍矣。

鑫培晚岁有怀，避地托于渔以见志，倩人绘渔翁图像。介瘦公师请梁任公先生题句云：“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如今老矣偶玩世，尚有俊响吹尘埃。菰雨芦风晚来急，五湖深处家烟笠。何限人间买丝人，枉向场中费歌泣。”任公以文名天下，从不誉人，今鑫培得此岂偶然哉？鑫培晚年，精力不减少壮，而久玩世味，不复愿出。共和六年，陆氏荣廷来北平。北方政阀为联欢计，遍约诸名伶演剧以媚陆，独鑫培以老病辞。时江朝宗任步兵统领，亦主人也，强之奏《定军山》。曲终归，与人曰：国号民主，何为强横如此？不自由，毋宁死！自是郁郁气结于胸，病不起，哀哉！鑫培有子八人，曰嘉善、嘉瑞、嘉祥、嘉荣、嘉宾、嘉乐、嘉瑚、嘉禄。小培颇能世其业。小培嘉宾字也，而门弟子继其衣钵者，则惟贾洪林、余叔岩耳。

（原载《戏剧月刊》1928年第1卷第6期）



# 谭鑫培专记

刘守鹤



## 开场白

无论怎样和谭鑫培有深仇大恨、有不共戴天深仇大恨的人，他宁可在谭鑫培的坟墓被盗的时候开一个盛大的庆祝会，也总没法子能够否认谭鑫培是个名动全国、风靡一代的伟人。

成为中国伶艺两大柱石的，是生和旦。在许多大都会中，尤其在北平，街头巷尾，高楼陋室，茶馆饭铺，瓜架豆棚，喊喊叫叫随处可以听见，差不多是无生不摹谭鑫培，无旦不学程砚秋，虽然摹得学得并不一定可乱楮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有法子否认吗？

程砚秋是一个后起的人物。当谭鑫培全盛时期，砚秋还在未到人间和刚到人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的谭大王独霸中国剧坛的时候。怎见得？我们可以听一听诗人的哼哼——

国自兴亡谁管得？  
满城争说叫天儿！

狄楚青诗句

四海一人谭鑫培，  
声名廿纪轰如雷！

梁启超诗句

程腔风行于鑫培身后益彰的谭调权威时期，其曲



折、深沉、哀艳之处，两者实为殊途同归；程腔之富有谭调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推崇程腔的人，就应当不会忘记谭调的伟大。于是乎，临摹谭调者，固无人不尊谭鑫培为教主；推崇程腔者，亦无人不尊谭鑫培为大王。这里，找一个代表出来，便是中和、吉祥、哈尔飞……的一个忠实主顾，我的弟弟少华，他是这样说的：

南北东西有剧场，  
万人空巷听程腔；  
牛毛在昔多金福，  
马首于今到玉霜！  
变徵变宫翻异曲，  
为生为旦总同行。  
沿波一讨源头水，  
教主崔巍谭大王。

事实是这样，已经成了铁案，纵有拔山举鼎之力，也不能推翻了。是的，谭鑫培不是全智全能的上帝，他也有许多可以指责的地方；然而，小疵不掩大醇，谭鑫培毕竟是不容否认其伟大的谭鑫培。

在谭鑫培之前有程长庚，在谭鑫培之后有程砚秋，二程的伟大都不亚于鑫培——创造力其实在鑫培之上，然而二程却不如鑫培幸运。

谭鑫培的时代，刚巧是中国社会进化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和他的生命同时，中国报纸业也由萌芽而渐如春笋怒发般地生长出来了。报纸上有了关于谭鑫培的记载和批评，销路就会扩大起来，比登载八国联军入北京的消息还更有人注意些，因此，鑫培的声名不但隐然驾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而上，且隐然驾中华民族而上——不是我说丧气话，那时候我们的同胞的确大部分是没有民族意识的。鑫培刚刚生当那时，真是“沛公天授”！

每一种报纸，有一种报尾巴，或者说有一个报屁股。在那上头，《燕兰小谱》、《京尘杂录》之类的后辈作者，固然也有批评鑫培坏处的，但最大多数是在狂热的谭迷之下，拿出“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的手笔来，极尽推崇拜服之能事。这类文章，现在旧报虽不易复见，但有些经作者或报馆印成了专书的，不难一段一段给抄下来，不过我们不需要替谭大王编“米汤大全”（曾涤生攻下金陵之后，京师及各省官吏纷纷驰书道贺，极尽恭维，文案汇为一卷，曾在卷面批了

“米汤大全”四个字），所以不去抄了，另外拿几句话来算做代表吧：

三十三天天上天，  
玉皇头戴平天冠。  
天平冠上竖桅杆，  
鑫培站在桅杆巅。

在广东，有一个朋友家供奉着谭鑫培的神位，这是我在民国十四年亲眼得见的。我问他：“是否认识谭鑫培？或者看过谭鑫培的戏？”他都说：“不曾。”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崇奉谭鑫培？”他说：“报纸上看得见姓名的中外伟人，谁能像谭鑫培似的受着普遍的敬服与倾慕？这样有大本领的人不成神，谁还配成神呢？”不长进的中国社会，至今还有镌石铸金以像师延之形的遗风！报纸在这社会里，诚然也就难乎其为报纸！

当程长庚的时代，可以说中国还没有报纸，没有每天几千或几万份的传单给他扬名，所以他就再伟大些，也不会像后来谭鑫培的名字那样响亮。到现在，固不同于程长庚的时代，也不同于谭鑫培的时代，因为20世纪是簇新的科学时代了；在这时代里，感情的戏剧评论已经失去了权威，一切都需要用科学方法来批评和论断了。程砚秋是这个时代的伶人，他要在这科学势力笼罩着的剧坛上站稳脚步，所要紧的是他自己要在学术上与技巧上去不断地努力，立于时代的使命之下，以艺术原理和实效来贡献给大众，绝不是凭着一般士大夫观众摇旗呐喊的捧场所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所以报纸之于他，不能再用“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的感情论，不能再像捧谭鑫培那样来捧他。我们说程长庚的幸运不如谭鑫培，其理由就在此。

惟其是有无数种的报纸七嘴八舌地把谭鑫培捧上了三十三天玉皇的平天冠上的桅杆顶上，惟其是那样把谭鑫培形容成一个神出鬼没的天才的超人，于是乎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又异词，因此，我们现在要来认识一个毫发不爽的真确的谭鑫培，便成了一件难事。

随便举两个例子。

据说，某次谭鑫培同着一般伶人到北京东边某县去演戏，夜晚住宿在关帝庙，有人说那庙里素来有鬼，众伶人都有些害怕，鑫培独不以为然，他叫大净何桂山假扮关云长的样儿，正襟危坐以观究竟。到了半夜时候，一阵阴风，竟有一个披发流

